

张律 在银幕展现东方韵味

本报记者 何玉新



《白塔之光》海报

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真实的存在。”

在电影里,张律对此也做出了解读。有一场戏,谷文通和欧阳文慧在胡同里散步,两个人开始没有影子,拥抱以后影子才慢慢出现。然而他们有各自的身世,各自的情感,交往一段时间后不可能走到一起。当他们在白塔下再度相约,却看不到各自的影子。其后两人的关系变得若即若离,直至消失。

谷文通的扮演者辛柏青说:“张律导演的电影有一个共同的特质,就是片中人物带有深深的孤独感。在《白塔之光》中,无论谷文通还是欧阳文慧,都与这个繁华的城市格格不入,两个孤独的灵魂相互遇见,却无法互相取暖。”

有观众看完《白塔之光》后评价说:“电影的真正主角是北京,卤煮、鸽哨、老胡同、老公园穿插其间,透过这些饱经岁月风霜的画面,扑面而来的是温暖朴素的情怀。”虽然不是老北京人,但张律在北京生活了三十多年,对这座城市十分熟悉,也有他自己的感触。“一座城市一定会变化,一定会有消失的东西,但也会有一些不变的东西,这正是我感兴趣的地方。胡同变成什么样了,原来的小店还在不在,邻居老人们身体还好吗?那个空间里总有这样那样的痕迹,当你和那些痕迹相遇的时候,那些珍贵的情感记忆就会重新回来。”

39岁执导人生第一部短片
以文化力量赢得一席之地

张律是朝鲜族,1962年出生在吉林延边。上世纪80年代,他从延边大学中文系毕业并留校任教,后辞职到北京定居。2001年,39岁的张律与一位电影导演朋友打赌,说自己也能拍电影。随后,对电影拍摄毫无经验、几乎只看过好莱坞大片的他自筹资金,在北京郊外取景,拍摄了短片《11岁》。被问及那段经历,他回答得轻描淡写:“可能这只是因人而异。”

《11岁》入围威尼斯电影节短片竞赛单元。对一个毫无经验的人来说,这的确应该算是一鸣惊人了。大器晚成的张律在这条路上越走越坚定,拍摄了《唐诗》《芒种》《重庆》《图们江》《风景》《庆州》《春梦》《福冈》等影片。在戛纳、柏林、釜山、洛迦诺、鹿特丹、温哥华等国际电影节上屡获好评。

张律的电影有深厚的文化基因,同时也关注普通人的精神困惑。他的第一部长片《唐诗》,模拟了唐诗形式上的工整,以此规范影片的结构。在《庆州》中,女主人公家里挂着一幅丰子恺的《人散后,一钩新月天如水》,借由这幅水墨小品,完成了对这部影片美学风格的补充与点缀。《春梦》是一部黑白电影,围绕三名性格各异的男人和他们共同爱慕的女人展开,既幽默又荒诞。《福冈》讲述两个韩国中年男人寻找故友,展开了一段梦游般的旅程。张律说:“许许多多的人都在游荡,即使一直待在自己熟悉的地方,精神上也在游荡,或者迷失。”

韩国延世大学邀请张律给研究生上电影课,一周上一天。张律开始了在北京、首尔的两栖生活。在韩国他常常跟电影人聚会、聊天,回北京后却更喜欢融入老百姓的生活,上街遛弯儿、逛农贸市场,与电影圈几乎没有交

集。“我在北京基本见不到电影人,也不去搞什么社交,只是会在一些影展、电影节上认识几位同行,聊一会儿。对我来说,亲戚、朋友、邻居才是生活,是我情感的延续。”

容纳了更多的情感
电影才能做得更好

张律拍片时有一个习惯——根据演员量身定制角色,到了拍摄现场再决定如何调度。“到现场以前我都不知道这个镜头该怎么拍,因为假如我提前把所有的东西都想明白了,可能我的兴趣就没了。”每场戏开拍前他会清场,独处15分钟,想象这场戏的样貌、角色的状态。15分钟后,他会用演员的实践去验证自己的直觉,让一切自然而然地发生。

《漫长的告白》是张律第一部院线电影,并在2022年第35届中国电影金鸡奖中斩获了最佳中小成本故事片、最佳男配角两大奖项。该片故事围绕立春、立冬两兄弟展开,弟弟立冬对少年时代爱慕过的女子阿川念念不忘,历经近20年深情等待,在与哥哥立春的一次出游中,终于与阿川重逢……

谈到这部电影的拍摄契机,张律说:“我有十多年时间在韩国教书、拍电影,但国内的生活和情感还是我最熟悉的,让我念念不忘,想着有没有可能回国拍电影。正好有投资公司支持这个项目,作为第一出品方的峨眉电影集团很信任我,给了我实现愿望的机会。”

《漫长的告白》被网友评价为“难得一见的爱情片佳作”。电影中有爱情、有怅惘、有遗憾,也有独属于张律的淡然思绪和不可名状的悸动。“故事发生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,那时候人与人的情感关系相对稳定,翻篇儿翻得很慢,立冬的那一篇儿怎么也翻不过去,不像现在的人,一天不知道翻几篇儿。”张律自称是个木讷的人,但对当年那种情感的表达方式还是有所了解,因为电影讲的不是他的亲身经历,但肯定有重叠的地方。

谈及爱情这个主题,张律说:“爱情是人类各种情感中最强烈的一种,刻骨的痛藏得很深,会时不时出来打你一下子。任何时代的作品都离不开爱情,但我觉得,不能把爱情单拎出来谈。美好的爱情实现起来非常难,最后留下的就是无奈和惆怅。当你想明白了,也就过去了。无论是电影还是人的情感,都要走向更宽广的空间,只有容纳了更多的情感和更多的故事,电影才能走得更远、做得更好。”

电影最重要的是视听
用视听的方式去寻找,去相遇

作为文学专业出身的导演,张律对文学情有独钟,其影片主角大多是中年男性知识分子,包括大学教授、书店经理、食评作家等。他相信,文学可以让人从各个方面体验世间百态,让人的情感变得更宽广。

在张律以韩国为故事背景的电影《春梦》中,女主角金珠英在酒馆当众念出《静夜思》。这首唐诗在中国人都会背,在韩国却鲜为人知,思乡心境自体会,的确别有一番滋味。

张律说:“古诗不光是停留在教科书或诗集里,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就有古诗。有时候一点点情绪的变化,心里就会泛起诗意。比如某天月亮很圆,人们就会不自觉地想起‘床前明月光’,或者‘明月几时有’。时代在变化,但古诗还是能影响我们的情绪,与我们的情感联结在一起,我觉得这真的很好。”

他坦言文学对自己拍电影的帮助很大,让他的情感不会枯竭,不过他也认为,文学与电影之间隔着相当远的距离。“文学空间依靠的是作家的建构、读者的想象。很多人说电影最重要的是故事,那直接写小说不好吗?为什么要拍电影呢?我认为,作家可以让读者自行想象,但导演不可以。最初发明电影不是为了讲故事,而是让人看到银幕上火车开了过来。电影最重要的是视听,用视听的方式去寻找,去相遇。”



张律

1962年出生,导演、编剧,毕业于延边大学。2001年执导个人第一部短片《11岁》,随后执导电影《唐诗》《芒种》《重庆》《图们江》《庆州》《漫长的告白》《白塔之光》等。

张律特别强调空间营造对电影的重要性,认为只有置身在一个真实的空间,人物才能变得真实,人物情感的流动才会可信。“对我来说,一部电影最初的灵感不是来自某个人物、某个故事,而是某个空间。当我被一个空间吸引,就会产生联想——在这个空间里会有怎样的情感?然后人物慢慢浮现。接着我会想,我的朋友、亲人当中,哪一类人适合这个空间,如果他来到这里,会做什么?只要他去行动,故事就出来了。”他自嘲自己拍电影就是“搞小农经济”,根据每一块土壤的形状、肥沃程度、酸碱度,去播种合适的故事,让它肆意生长。

如今张律仍然在找寻,也继续保持着敬畏感,他说:“在寻找空间和时间的过程中能否保持诚实,决定了你能走多远,你的电影的格局有多大。”

张律访谈

我拍电影是想找知音
通过电影和朋友聊天

记者:作为导演您并非科班出身,您的导演方法全是自己摸索的吗?

张律:我没受过专业的电影训练,拍第一部电影时已经39岁了,完全是野路子。比如说,我不会为了一个故事到全国各地去找场景,因为那些场景或许单独看很漂亮,但很可能与人物情感的线索格格不入。

记者:您每次到拍摄现场要先清场15分钟,独自置身在这个空间里,去想该怎么拍,这是特别有效的创作方法吗?

张律:我要找准距离。这个距离,是人和人的距离,也是情感和情感的距离。距离不对的时候,会觉得不舒服;距离对了,情感的状态才是对的。等到工作人员就位,演员就位,我再调整距离,依然是基于空间性的真实、舒服。比如去餐厅吃饭,有人喜欢坐在中间,有人一定要到最边上,这就是他们心里想要的距离,他们在那个距离里才是最舒服的。

记者:拍戏时您和演员之间的相处、交流,有哪些独有的方式?

张律:我在选角时从不要求演员试镜,这可能跟多数导演不太一样。因为我觉得试镜对演员挺不人道的,两个人平等交谈,演员身上的特色反而更能表现出来。所以我选角就是凭直觉,见了演员本人,或者看了照片和视频,觉得和自己故事里的人物有重叠的地方,就会确定人选。

记者:有人评价您的电影里有“不可名状的轻微的感动”,这种风格是如何形成的?

张律:可能每个人的性格、处理问题的方式,说话的节奏都不一样。我不太适应一惊一乍、欢天喜地、要死要活之类的情感表现方式。生活里能够让我感动,让我念念不忘的,往往是那种沉默的、平静的,但内心又持续涌动波澜的情感状态。我拍电影是想找知音,想通过电影和朋友聊天,懂的地方就说懂,不懂的地方就不说,这样的话,可能朋友会交往很长时间。

记者:看完您的电影,可能心里会感觉有些孤独和惆怅。

张律:孤独和惆怅都是空间概念。孤独就像一口很深的井,会在里面越陷越深,掉进去就出不来;而“惆怅”二字,“惆”的右边是“周”,“怅”的右边是“长”,能够把你带向一个辽阔的精神世界。

记者:您的很多电影节奏都比较慢,在当下快节奏的时代,您怎么理解这种“慢”?

张律:就我个人来说,年纪一大就变平和了,爱拍一些家长里短的内容,想展现普通人生活的质感。在当下,如果一部慢节奏的影片能够与观众发生情感联结,反而会走得更远。

记者:您拍电影时会考虑观众能否接受或喜欢吗?

张律:从创作者的角度看,即便有人说自己是为了观众创作,我觉得你也不该信他,基本都是自己情感的表达。我只能做到关注自己表达得充分不充分,节奏对不对。影史上有很多先例,电影拍出来以后,寂寞了很多年,无人问津,下一代观众却突然喜欢上了那样的作品。很多艺术作品都不是马上就被认可的,承认与不承认,跟作者没有什么关系。

(图片由上海国际电影节提供)

讲述

发起成立雕塑创作营,在37个国家留下上百件公共雕塑 “一带一路”沿途的中国风景

口述 刘洋 撰文 何玉新

1972年出生的刘洋有着丰富的人生履历。他生于哈尔滨,大学在东北农学院学食品工程,毕业后经营过面包店,蹬三轮送过货,做过报纸编辑,“北漂”进央视当编导,拍过纪录片、微电影,还在电视剧《我的团长我的团》中客串过一个日本兵。2012年,他和朋友发起成立“国际雕塑创作营联盟”(ISSA),投身于雕塑艺术创作与推广活动。他的雕塑作品《雪孩子》入选“2022年北京冬奥会公共雕塑”,永久陈列在冬奥公园。过去10年,刘洋在37个国家创作了上百件公共雕塑作品,其中包括俄罗斯、埃及、突尼斯等共建“一带一路”国家,他说:“通过这些作品,我觉得自己也为‘一带一路’倡议做出了一点贡献,我为此感到骄傲。”

他的雕塑并非中国传统形式
但在内基因无法改变

我从小喜欢美术,可惜没考上美术学院,后来通过我爸的同事介绍,去给一位教雕塑的老师当学徒,顺便挣点儿外快。老师有很多美术方面的书,为我打开了一扇门,慢慢进入了这个领域。



刘洋在创作雕塑

2006年,我参加了几次雕塑创作营的活动,认识了一些外国雕塑家。我了解到,雕塑创作营是一个国际文化交流平台,由政府或者机构出资,在全球范围内挑选雕塑家,组委会提供路费、食宿,并支付一定金额的稿酬。雕塑家们利用一到六周的时间,在公共区域现场创作雕塑。活动结束后,组委会将建起一座雕塑主题公园,或者将这些雕塑作品放置在城市比较重要的地点。受此启发,我开始往国外投稿,终于获得了一次去韩国参加雕塑创作营的机会。

几年后,我和几个朋友发起成立了“国际雕塑创作营联盟”(ISSA),从零开始,逐渐与几十个国家的上百个雕塑创作营汇聚在一起,每年举办十多场创作活动。有很多国外的朋友跟我提到“一带一路”倡议给他们

带来的便利,我也时常觉得自己就像是一名使者,以艺术的形式与世界各地的人们沟通交流,增进感情。

我在尼泊尔做过两次雕塑。第一次在黑道达市,开业仪式上,直升机撒下漫天花瓣。后来我得知,当地人认为花瓣雨是待客的最高礼仪。第二次在巴格隆市,当地人用几年时间修路,接好水电,连网络迎接我们,而材料和艺术家的差旅费也都是当地人捐赠的。我们把雕塑建在世界第七高峰道拉吉里峰的山脚下。尼泊尔人对艺术的热爱让我受宠若惊,能有机会在那里留下两件雕塑,对我来说是人生的幸运。

我发现,国外的艺术家更偏重实践,动手能力很强。中国的艺术家做大型雕塑时常会聘用助手,指导别人去完成这件作品。但我更愿意自己动

手,因为想创作完全属于自己的作品。我的故乡哈尔滨离俄罗斯很近,吸收了很多俄罗斯的文化。许许多多中国学子在俄罗斯学雕塑、绘画,把俄罗斯艺术带回中国。而我一直在想,为什么不把中国的雕塑留在俄罗斯,让他们也看到我们国家的艺术作品,感受到我们的文化?这些年,我在俄罗斯做了7件雕塑,实现了自己的愿望。虽然我的雕塑不是中国传统的形式,但我在中国出生、长大,骨子里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印记——这是艺术家最根本的基因。

与阿斯旺花岗岩亲密接触
在尼罗河岸边留下中国人的印记

大部分时间我都漂泊在外,独自承受工作的辛苦,环境的多变、身心的疲惫,但也收获了创作的乐趣。2017年,我去了位于地中海的突尼斯。主办方安排艺术家们入住豪华度假酒店,免费享受贵宾待遇,房间里拉开窗帘就能看到海洋。当然,我们并不是来度假的,必须在一个月内完成各自的创作。我创作了一件2.5米高的雕塑,命名为《门外汉》。

“阿斯旺国际雕塑创作营”是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创作营之一,曾邀请过二百多位雕塑家来此创作,并拥有一座安置了数百件雕塑的露天艺术馆。阿斯旺花岗岩以质地坚硬闻名于世,金字塔、卢克索神庙、狮身人面像等埃及文明遗迹历经风雨屹立不倒,与阿斯旺花岗岩坚硬的质地有很大关系。现代埃及人依然有雕塑的执念,他们为雕塑家提供石头,期待这些新的雕塑作品能继续留存千年。

这种坚硬的石头让雕塑家又爱

又恨——爱的是以它创作出的作品可以接近“不朽”;恨的是因其异常坚硬而难以征服,切割砍凿的难度极大,耗时耗力,碎石常常崩到自己身上,莫名其妙地挂彩。

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,背后是超负荷的工作量。我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,天不亮就到营地进行创作,直到太阳落山才离开。还要经常与外国艺术家和工人协调整体进度,与主办方及当地政府沟通,向参观者介绍国际雕塑创作营的理念,开会讨论联盟的发展方向。与阿斯旺花岗岩亲密接触了一个月之后,我把一件5米高的雕塑——《尼罗河》留在了尼罗河岸边,在埃及这个文明古国留下了中国人的印记。

在沙特阿拉伯,我也选择了创作雕塑《尼罗河》。在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,水是重要的组成部分。中国人讲以柔克刚,水滴石穿,又说水能载舟,亦能覆舟。中国文化就像流水一样润物细无声,把我们的观念、思想以不强硬、不灌输的方式讲给别人听。我想通过这件作品表达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要柔和,而不是比谁的拳头硬。

语言障碍不是问题
爱的表达没有国界

阿塞拜疆的首都巴库是一座古城,拥有众多名胜古迹,巴库古城墙、希尔凡王宫和少女塔是著名的“世界文化遗产”。“巴库国际雕塑创作营”由阿塞拜疆阿利耶夫基金会赞助,是一项重要的文化活动,创作营的巨幅海报就挂在古城墙上。我在当地创作的雕塑,也被永久保存下来。每个人的生命都是有限的,能把自己的生命凝固在雕塑里,留给未来,对我来说是一种荣誉。

我在土耳其做雕塑,很多当地的学

生来观摩,了解中国的雕塑技法。我告诉他们中国的雕塑家怎么表现水,怎么表现肌理,怎么表现材料。我认为,我们的雕塑不仅带来了艺术之美,更重要的是给当地带来了中国的文化,是技术和技法的教育,也是美的教育。这些孩子们也许很难到中国来,但中国艺术家可以到他们的国家,用一个月的时间进行创作,让他们直观感受到中国人的思维方式。这些雕塑也会永久保留,成为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。

在国外做雕塑时,我发现人们总喜欢在蒙着粉尘的石头上手“作画”,画上星星或是爱心。土耳其之行,当地人在我的雕塑上“画”了一张笑脸。我觉得这代表了一种喜欢,纵然有语言的障碍,可是爱的表达没有国界。

过去我不知道人还可以这样活——可以全世界到处走,遇见各种各样的人,可以到他们的国家,用一个月的时间进行创作,让他们直观感受到中国人的思维方式。这些雕塑也会永久保留,成为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。

在雕塑创作营的间歇期,我还曾多次赴东南亚的7个国家,以主持人身份参与拍摄了一部关于东盟的纪录片。可能别人觉得那是拍摄大型纪录片这一项工作就已经应接不暇了,但对我来说,与创作雕塑期间的高强度体力劳动相比,拍纪录片只能算是“餐后甜点”。常有人问我工作室在哪儿,我就说,全世界都是我的工作室,全世界也都是我的展厅。一个人想做成一件事情,总要坚持,总要付出很多。我会继续我的雕塑创作营之旅,为世界留下更多雕塑作品,也希望读到我的故事的朋友们能受到启发,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另一种生活方式。